

院藏日本國書

關於日俄戰後商談東北善後事

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初四日（西曆十月三十一日），慈禧太后於勤政殿接見日本使臣內田康哉及前宮內大臣伯爵土方久元等人。半個月後，十月二十日（西曆十一月十六日），慈禧又在乾清宮接見了日本全權大使小村壽太郎等人。這次，小村壽太郎還呈遞了明治天皇致光緒皇帝的國書，這封國書經過百餘年的周折，現存於本院。究竟是什麼樣的事件，促使日本接連在一個月內派出了兩次使臣？特使所呈遞的國書內容為何？又向中國的統治者傳達什麼訊息？

來自扶桑的不速之客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十月覲見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的兩位日本特使，是小村壽太郎和內田康哉，俱為日本近代十分重要的外交家。小村壽太郎（一八五五～一九二一），曾在哈佛大學學習法律，先後任駐美、駐俄和駐華公使。明治三十四年（一九〇一），任外務大臣，締結了英日同盟，也熟悉中俄兩國的國情。日俄戰爭後，在美國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的斡旋下，小村壽太郎作為日本全權代表，和俄國謝爾蓋·維特伯

爵（Count Sergei Witte, 1849-1915）率領的俄國代表團，在一九〇五年八月六日至三十日間，於美國新罕布夏州（New Hampshire）新堡（New Castle）的溫特沃斯旅館（the Hotel Wentworth）進行協商。九月五日，雙方終於在緬因州基特里（Kittery, Maine）的樸資茅斯海軍基地簽訂《樸資茅斯條約》（Treaty of Portsmouth）。

條約簽訂後，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他又匆匆地來到北京。日本駐華公使內田康哉（一八六五～一九三六），東京帝國大學法科畢業後進入外務省，自一九〇一～一九〇六

年間駐北京；他的角色是協助小村壽太郎完成外交使命。他們兩人的造訪，與日俄戰爭有密切的關係。

早在光緒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外務部致電盛京將軍增祺（一八四八～一九一九）和奉天府府尹廷杰（？～一九一〇），傳達朝廷對於日俄在東三省開戰的立場。除重申光緒帝諭旨「按照局外中立之例辦理」外，並說明外務部已照會各國公使，聲明東三省係中國疆土，盛京、興京為陵寢、宮殿所在，責成該將軍敬謹守護；該三省城池、衙署、民命、財產，兩國均不得損傷，原有之中國兵隊，彼此各不相犯。



明治天皇

前宮內大臣伯爵—土方久元

全權大使男爵—小村壽太郎

特命全權公使—內田康哉

引自：日本國會圖書館，「近代日本人の肖像」，<http://www.ndl.go.jp/portrait/index.html>。

（註二）因此，日俄戰爭雖以日本獲勝告終，但應與堅守局外中立的中國無涉。然而，日俄戰爭主要就在爭奪兩國在東北的利權，因此，日俄雙方達成協議後，獲勝的日本自然要向中國索討戰利品。明治天皇因此派遣特使來華，以國書要求中國配合協商。

明治天皇致光緒皇帝國書

小村壽太郎等人親自向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所呈遞的明治天皇國書，即〈日本於日俄戰後遣使來華商談東北善後事〉國書，現存於本院。這封國書是日本明治天皇於十一月四日從東京皇居所發出，致書對象是光緒皇帝。

國書裝於兩重封套中，外封套為黑色絲綢質地，縱二十六公分，橫二十一公分。周圍有白色滾繩邊裝飾，繩邊至左右兩側衍為穗花。內封套為紙質，縱二十三公分，橫十六公分。封面墨書收件人「大清國皇帝陛下」，反面則以直徑十・二公分之紙質圓形「十六瓣八重表菊紋」為箋封。國書蝴蝶裝，縱三十・五公分，橫二十二・八公分，金絲欄寫本，每頁十行，每行字數參差。第一頁頁首處有金色「十六瓣八重表菊紋」。每頁右側為裝訂邊，設有銅環，以藍色棉帶線穿孔裝訂後，以紙質白色菊花紋章貼繩末於末頁，以防抽換。對摺後置入封套。

其內容翻譯如下：

大日本國皇帝敬白

大清國皇帝陛下：

朕夙以維持東洋之平和，保全大局為國猷。去歲不得已，

周維強





瀋陽故宮 作者攝於103年



至與鄰邦干戈相見。之所以者，不單為帝國自衛，亦實出（於）慮（及）東亞全局之康寧。爾來二十閱月，朕之帝國，不顧絕大犧牲，從事交戰。其間又於滿洲，護衛貴國皇陵，濟恤民生，以努力於減輕極力戰爭之慘禍。今幸歸和平克復，為朕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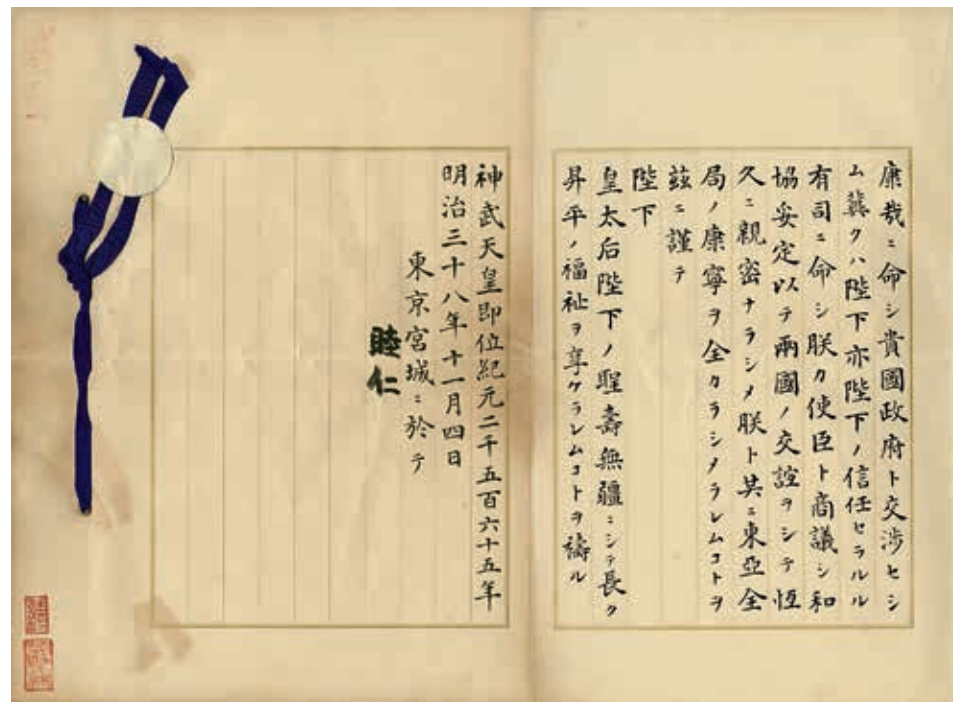
國書外封套



國書封套正面



國書封套背面



日本於日俄戰後遣使來華商談東北善後事國書 故閣000054 縱30.5・横22.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陛下所共欣悅也。若夫至（於）滿洲之善後處分，貴我兩國之間須有協定，因命朕信任之特派全權大使男爵小村壽太郎及特命全權公使內田康哉，與貴國政府交涉。冀陛下亦命陛下可信任之有司，與朕之使臣商議，和協妥定，以成兩國之交誼，恆久親密，與朕共全東亞全局之康寧。

茲謹禱

陛下

皇太后陛下之聖壽無疆，長享昇平福祉。

神武天皇即位紀元二千五百六十五年。

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四日。於東京宮城。睦仁。

「保衛貴國皇陵，濟恤民生」說

國書內容中，最為矛盾的無非明治天皇稱日軍於滿洲「保衛貴國皇陵，濟恤民生」一事。按，皇陵即清入關前所營建的三陵：永陵、福陵和昭陵。永陵位於遼寧省撫順市新賓縣永陵鎮，南臨蘇子河，北倚啓運山，是努爾哈齊先祖的陵寢，為清代關外三陵之一；葬有孟特穆（肇祖原皇帝）、福滿（興祖直皇帝）、覺昌安（景祖翼皇帝）、塔克世（顯祖德皇帝）以及努爾哈齊的叔伯禮敦和塔察篇古等。陵寢始建於明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後經多次改造和擴建。福陵為清太祖努爾哈齊的陵寢，昭陵則為清太宗皇太極的陵寢。對清廷而言，自甲午戰後，俄軍進佔東北，清廷僅有形式上的統治權，惟三陵與兩京（興京和盛京），為清入關前

日與洋兵在於附近村屯搜翻訛詐，商民不安……。卑職於二十二日到堡，亥刻接篆視事，即據該通事等來信，索要大麥、豆餅、白麵等物，值此時勢，惟有諭令鄉牌設法湊備，運送前往，以免攪鬧。（註四）

二月二十日，又有俄軍上校馬大力多夫（Colonel Madrtov）派遣俄官廓米薩爾來興京、懷仁和通化購買牛隻，其中華司立與通事到堡找孫長青協助，但因春耕民間惜售牛隻，俄軍僅購得三十餘隻。因五月二十三日日軍抵達碱廠，離興京僅百餘里，俄軍則在草棚溝一帶，老城在其後路。興京副都統靈熙為恐日軍直趨老城和陵寢重地，五月二十八日去信盛京將軍增祺，詢其是否必須電知外務部，並請其將軍情隨時馳聞。增祺則回復，立刻電達外務部，要求堅守中立，並妥慎保護陵寢。六月初十日上午，日俄兩軍在碱廠街西交戰，俄軍敗退，並燒毀民房四五十間，綁去鄉民一人。（註五）

隨著日軍推進遼陽和瀋陽，保衛兩京三陵的形勢日趨嚴峻。七月初九日，吏科掌印給事中熙麟奏稱：

竊自日俄開戰以來，遼河以西已作為中立地，派兵防守，而兩京三陵均在遼河以東，我列聖御容尊藏亦均在盛京城內，今雖俄國重兵均南在遼陽海城一帶，後路亦北在鐵嶺地方，省城以內俄兵不過數百，而俄兵所據即為日兵所必爭。一旦日兵猝至，兩相爭據，保護無從，何堪設想。應請飭下外務部及將軍增祺，即以兩京三陵重地為詞，均約定作為中立之地，照會俄國，將留駐省城之兵撤退。一面照會日本，亦以此為詞，並聲明俄兵已退，日兵自無須爭據。儻俄兵不退，並請飭外務部照會英法美諸國，為我

力言，此我祖陵所在，更非土地人民可比。諸國誼重邦交，必不至膜視。況俄兵留省者止數百乎？以勢以情以理度之，均非甚難搓磨之事，至於事有不然我已言之在前，即他日戰事定後索還，亦可少費周折。否則中立之地，只在遼河以西，河東固皆戰地耳。彼苟以此為言，嗜臍何及矣。奴才為保護陵寢起見，謹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熙麟，〈奏為盛京興京陵寢重地請照會日俄兩國作為中立地由〉，《軍機處檔奏摺錄副》，光緒三十年九月初九日。編號：161883。）

建議將兩京三陵設為中立之地，不啻是解決的辦法。

八月二十八日，日俄爆發遼陽會戰，俄軍將領古羅巴金（Aleksēi Kuropatkin, 1848-1925）致信增祺稱：

將軍麾下：敬啟者，

本總統擬率大隊進攻一節，業已函達貴將軍，係防我軍與日軍在瀋陽相敵，有礙保護貴國陵寢宮殿以及所有器具勿有損傷各節，諒請洞鑒矣。以前所有貴將軍所囑各件，本總統均行照辦。茲有懇者，本總統需用大車一千輛，專為轉運後路軍糧，務於十日內備齊車輛，為戰事最要之需，自必發給善價，千萬不可遲延，無論如何，務求設一善法，其法即可仿照日本有所求於貴國地方官如核辦理可也。敬頌

福祉

統領滿洲一帶全軍大臣古羅巴金押（註六）

從信中可知俄軍雖同意避免於盛京交戰，但卻趁機索要大車一千輛以轉運軍糧。



永陵 作者攝於103年



老城赫圖阿拉 作者攝於103年



昭陵 作者攝於103年



福陵 作者攝於103年

之發祥與龍興之地，故在政治上是不能放棄的領土，必須設法保全。日俄戰爭係交戰兩國為東北利權之爭奪，日本以「保護皇陵，濟恤民生」為藉口，是明治天皇圖謀示恩大清皇室之舉。

日俄戰爭期間，俄軍曾騷擾興京一帶，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正月十三日，俄國統領薩米夫率馬隊一百餘名前往老城（即興京赫圖阿拉）駐紮。（註二）代理興京撫民同知恩祿、興京協領毓瑛、興京總巡慶覃、興京副都統靈熙（以上生卒不詳）等陸續報知增祺，十二日有來自瀋陽的俄官沙那耶夫率領近百名俄軍及通事三名進駐興京，至陵街大人府住宿。十三日前往新賓堡，十四日返回興京城，其食宿糧草，均要求毓瑛供應，據稱尚有部隊陸續抵達。增祺為此特別照會俄國駐奉天領事武廓米薩爾，請其了解興京去年遭受水災，因而糧草一空，請其勿在當地購買糧草，並要求俄軍通事不可恃勢滋擾地方。（註三）

然而，正月二十五日孫長青給增祺的信件，說明了進駐的俄軍並不友善：

十九日抵廳屬營盤地方，即據鄉會多人齊來聲稱，正月初九日忽來通事何姓同俄國馬隊二十餘名，稱係前站，令即預備牛隻、糧草等項，并訛索小費，稍與辯論，打罵交加。後有俄官三人，帶領馬隊百餘名到屯，極力供應所有糧草，一切從儉，合價共洋七十餘元，俄官只發恙帖十元，仍逼出并無短欠騷擾字據，十一日方去。等語。又沿途經過之上夾河木奇陵街、新賓堡，無不大遭索擾，情形大概相同，現在折回老城地方駐紮。近日通事四五人，



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 外交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

俄軍在皇陵的惡行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十二月二十七日，光緒帝發佈上諭，現在日俄兩國失和用兵，朝廷念彼此均係友邦，中國應按照局外中立之例辦理。外務部並訂《局外中立條規》三十五款，刷印發給地方文武官員遵守，減少不必要的傷亡。增韞也致函增祺，建議請他國人員觀戰，以監督防止俄軍暴行。（註七）又有兩京三陵中立之議，看似免去戰禍，然俄軍在永陵一帶確實進行了物資掠奪和破壞，致使皇陵的祭典無法舉行。

永陵一年四次祭祀中，需要打油，而蘇子油的來源，是由在禮部位於撫順正紅旗界內官地鮑家屯種植蘇子，由壯丁分種，按祭納差。光緒三十年七八月間，忽有俄兵數千佔據附近村屯一帶，拆毀房間踐踏禾稼，並將各丁等所種祭用蘇子盡行踐踏，負責種植收穫的壯丁也因擾害遷逃。十一月十六日三陵冬至大祭，需用野雞；由於這些野雞係由千總梅勒等率領壯丁，前往鐵嶺界野雞官山捕捉，但因官山於七月已被俄軍所佔，加上壯丁都已遷逃，亦無從捕捉。（註八）

用詐術恫嚇朝廷，朝割一城，暮取一縣。庚子之變，又乘貴國之有難，托言靖亂保路，遂佔據滿遼三省之地，欺壓官民，肆行無忌，貪逾封豕，毒比長蛇，俄誠貴國之大仇也！薄海臣民所均欽恨，孰不願一食其肉寢其皮，然而貴國之人未敢向俄國申怨報仇者，蓋以力不足耳。（《日本陸軍武官西卿秀吉來函》，《日俄戰爭檔案史料》，頁一五八。）

日軍利用俄軍的貪暴行徑，來爭取大清。

然而，日軍進駐並非沒有犯行，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德裕、陳良杰奏報，日軍進城後，就佔領了稅局，所有器皿都損失罄盡，原應上繳的木材也被日軍搶掠一空。十二月十八日，四道溝百姓被日軍槍斃二名，綁架三名。三十一年正月，又傳出日軍率同蒙古匪軍在初四日進佔新安鎮，於



外務部尚書瞿鴻禨



直隸總督袁世凱



全權大臣慶親王奕劻

除了蘇子油和野雞，還有牛隻。盛京將軍衙門下屬業喇嘛土等屯牧群於十月十二日，二十九日兩次被俄兵三十餘名搶擄官牛共一百八十二隻。群牧司又稟稱：蘇魯克翼長松音沙凌阿等呈稱，其所放牧之腰嶺崗子屯所屬牧丁邵隆沙哈牙力扎卜等報稱：在游牧場甸放牧時，突被俄軍搶擄，趕去官牛二十八頭，官羊一百三十五隻。牧長敦金亦稱，十月二十五日，於省城乳牛館外井沿飲牛，被俄軍擄去乳牛十三條，牛犢七條。十一月十六日祭祀完畢，將乳牛與牛犢趕回，於二十一日行經達子營北，又被俄兵搶擄官牛二十一條。盛京禮部因俄兵到處搶掠，不得不暫停飭取祭祀所用乳奶牛。（註九）

日軍之親善與暴行

相對於俄軍強勢與粗魯的作為，日軍為了拉攏中國，則展示出不同的政治手段，日本陸軍武官西卿秀吉致函義州知州瑞安：

俄國為中國患三百餘年，包藏禍心，匪伊朝夕，常

夜晚奸淫擄掠。（註十）故日軍在東北並非沒有暴行，只是因為東北原為俄軍所佔，佔領期長，而日軍甫到，故犯行相對較少而已。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初四日，即日俄奉天會戰之後，興京副都統宗室靈熙奏報日軍進入興京一帶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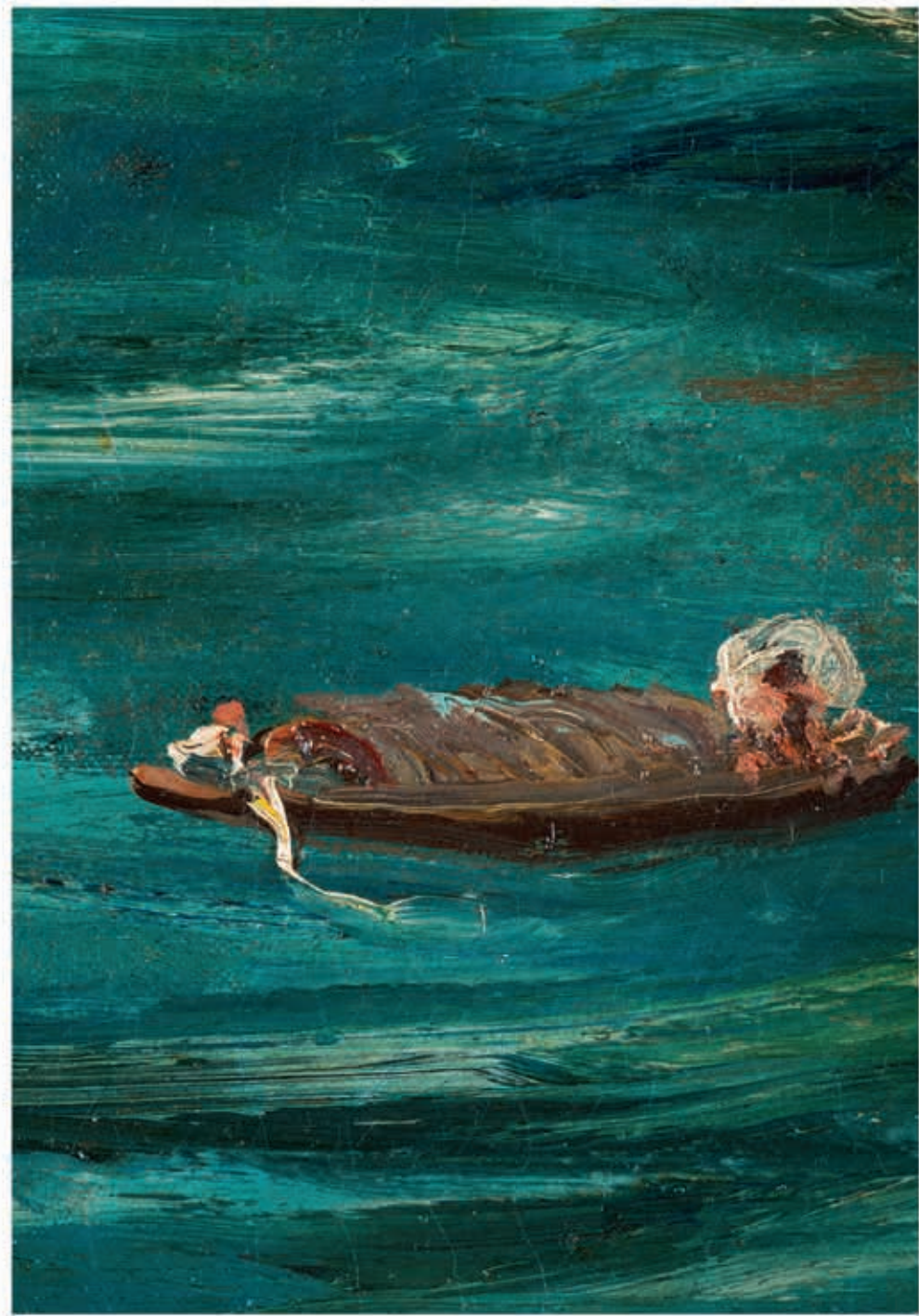
本年二月間，日軍到境，當將地面情形，曾已隨時奏聞，刻下仍係日本男爵大將川村景明駐紮永陵西堡之興隆街，幸紀律森嚴，陵寢又安，市廛不擾，商民安堵如常。

日俄失和以來，奴才謹守局外，一面督飭弁兵嚴防土匪，幸數月以來，地方尚稱安謐，日軍現於二月十四日到街，俄軍已於前數日全隊撤退，彼此未經開仗，槍砲不聞，陵寢又安，市廛不擾，商民均各守本業，安堵如常。所有俄軍撤退日軍入境情形，理合附片具陳。（靈熙，〈恭請陛見〉附片，《宮中檔光緒朝奏摺》，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初四日。編號：四〇八〇〇八二八九。）

這些奏報說明了日軍進入永陵一帶時，確實十分注意安定社會的工作。因此，明治天皇在國書內所稱「保衛貴國皇陵，濟恤民生」之說，進駐永陵之日軍亦重視軍紀等，不過是博取國際支持，並向中國偽示親善而已。

結論：日本國書之真正目的

戰爭當中，直隸總督馬玉崑（一八三八—一九〇八）就意識到日本「私恩小惠，要結人心」的策略，因此提醒光緒皇帝「日人之陰奪巧取，較之俄人之力征經營，其為害當更不堪設想」，建議朝廷重視東北戰後的賑撫事宜。（馬玉



CHEN CHENG-PO'S 120th BIRTHDAY ANNIVERSARY
TOURING EXHIBITION, TAIPEI 2014.12.5 - 2015.3.30
國立故宮博物院正館105、107展廳

臧鋒

陳澄波特展
陳澄波百二誕辰東亞巡迴大展 臺北

崑，〈奏報遼東地方橫被兵禍民困已深擬籌善後事宜〉，《軍機處檔奏摺錄副》，光緒三十年四月初一日。編號：二五九九三三。）

日本營造人心的用意，仍是為日俄戰後獲取最大的利益。明治天皇主動致書希望「滿洲之善後處分，貴我兩國之間須有協定」，實為此行之真正目的。在國書呈遞後一個月，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總理外務部大臣慶親王奕劻（一八四〇～一九一八）、外務部尚書瞿鴻禨（一八五〇～一九一八）和直隸總督袁世凱（一八五九～一九一六）與兩

註釋

1. 增祺、廷杰，〈為外務部聲明日俄交戰不得損害東三省主權事給奉天督轅糧餉處札〉，《日俄戰爭檔案史料》，頁二一六。
2. 孫長青等，〈奉天督轅營務處給增祺呈〉，光緒三十年二月二十五日。遼寧省檔案館編，《日俄戰爭檔案史料》，頁八四一八五。
3. 〈恩祿給增祺申〉，光緒三十年正月十三日，頁二九二；〈與京協領毓琿給增祺稟〉，光緒三十年正月十五日；〈奉天督轅營務處給增祺呈〉，光緒三十年正月十九日；〈靈熙致增祺函〉，光緒三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增祺，〈增祺致俄武庫米薩爾照會〉，光緒三十年正月二十二日，《日俄戰爭檔案史料》，頁二九二、二九三、二九四、二九五。沙那耶夫慶豐稱作薩米夫。
4. 〈恩祿孫長青給增祺稟〉，光緒三十年正月十五日，《日俄戰爭檔案史料》，頁二九五～二九六。
5. 〈孫長青為俄人畢司立到興京買牛中國地方官違約不便代管事給奉天交涉總局稟〉，光緒三十年一月二十日；靈熙，〈為報日俄軍情及保護老城陵慶事與增祺函〉，光緒三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增祺，〈覆興京副都統靈熙函〉，光緒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孫長青，〈為日俄兩軍在廠接仗情形給增祺稟〉，光緒三十年六月二十日。《日俄戰爭檔案史料》，頁二二一，六三六四、六七。
6. 〈古羅巴金為請於十日內備車千輛事致增祺函〉，光緒三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日俄戰爭檔案史料》，頁三六三。
7. 增祺、廷杰，〈為轉發局外中立條規事給奉天督轅糧餉處札〉；增祺，〈致增祺稟〉，光緒三十年正月十一日。《日俄戰爭檔案史料》，頁一

位日本特使正式簽訂了「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原屬俄國租借的旅順、大連轉為日本使用，長春至旅順段的中東鐵路和煤礦也屬於日本，並可進行駐軍。日本勢力因此進入了遼東半島的南部，也開啓了中國之後數十年悲慘歲月。「日俄戰後明治天皇遣使來華商談東北善後事國書」實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外交策略之先聲，進而侵略中國全境之前奏。^{〔註〕}

感謝書畫處陳階曾先生協助翻譯日文。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 〇九一二一、一五一一一六。
8. 〈永陵掌關防衙門為大祭用打油蘇子以五成之數礙難成做移盛京禮部〉，光緒三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盛京禮部為應用蘇子數咨永陵掌關防衙門〉，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盛京禮部為冬至大祭應用野雞無處捕捉事咨永陵掌關防衙門〉，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初十日，遼寧省檔案館編，《一宮三陵檔案史料選編》，瀋陽：遼海出版社，二〇〇三，頁一六四～一六五、一六七。
9. 〈盛京禮部為祭用擠奶乳牛被俄人搶走無存暫停取用事咨永陵掌關防衙門〉，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初八日，《一宮三陵檔案史料選編》，頁一六六～一六七。
10. 德裕、陳良杰，〈為日俄兵將報部正額木植拉用一空給曾祺呈〉；〈榮禧給增祺稟〉，光緒三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吉林副都統等給增祺咨〉，光緒三十一年正月十八日，《日俄戰爭檔案史料》，頁三八三、三九〇。

參考書目

1. 《宮中檔光緒朝奏摺》。
2. 《軍機處檔奏摺錄副》。
3. 《清代起居注冊：光緒朝》。
4. 遼寧省檔案館編，《日俄戰爭檔案史料》，瀋陽：遼寧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
5. 遼寧省檔案館編，《一宮三陵檔案史料選編》，瀋陽：遼海出版社，二〇〇三。



主辦單位 | 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南市政府、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協辦單位 |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尊彩藝術中心、傑士得藝術有限公司
贊助單位 |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安全包裝有限公司